

冯骥才

周汝昌

铁凝

柏杨

陈丹青

杨丽萍

韩美林

冯其庸

周有光

刘诗昆

何占豪

陈钢

麦家

巢峰

阎肃

李泽厚

靳尚谊

宗璞

方成

朱清时

汪品先

饶宗颐

文汇报

品牌专栏

缪克构 主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近距离

与 22 位文化名人的亲密接触

文汇报
品牌专档

近距离

与 22 位文化名人
的
亲密接触

缪克构

主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近距离：与 22 位文化名人的亲密接触 / 缪克构主编 .

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13.12

ISBN 978-7-5153-2151-6

I . ①近… II . ①缪… III . ①文化 - 名人 - 访问记 - 中国 - 现代

IV 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9125 号

责任编辑：苏 婕

装帧设计：瞿中华

出版发行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8

网址：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：(010) 57350400

门市部电话：(010) 57350370

印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10 × 1000 1/16

印张：18.5

字数：190 千字

印数：1-5000 册

版次：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次：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3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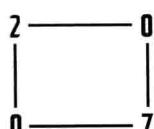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(010) 573503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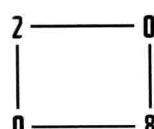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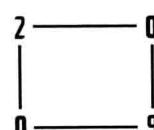
- 003—冯骥才 把书桌搬到田野
016—周汝昌 “解味道人”
028—铁 凝 作家要营养灵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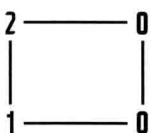
- 043—柏 杨 不变的中国心
056—陈丹青 退可退，非常退
070—杨丽萍 民族舞蹈的朝圣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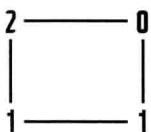
- 083—韩美林 艺术生命刚刚开始
095—冯其庸 文化这部大书，怎么也读不完
109—周有光 “汉语拼音之父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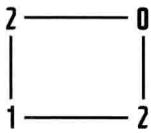
- 125—刘诗昆 扛住人生的“地震”
140—何占豪 / 陈 钢 50年“一醉”为《梁祝》
153—麦 家 守望常道



- 167—巢 峰 不辞长做《辞海》人
179—阎 肃 不老的歌
190—李泽厚 思想之河汨汨向前



- 205—靳尚谊 尽精微，致广大
217—宗 璞 希望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
239—方 成 锐笔漫画世间百态



- 253—朱清时 几度春秋南科大
265—汪品先 中国版“老人与海”
277—饶宗颐 所谓大师，是要讲机缘的

冯骥才
把书桌搬到田野

周汝昌
“解味道人”

铁凝
作家要营养灵魂

冯骥才

把书桌搬到田野



“我天生为思想和精神而活。”

认识冯骥才有五年了。他是个有悲壮情怀的人，他自己也说：“精卫填海最后是吐血而死，但它的身上能够体现一种精神，我天生是为思想和精神而活着的。”

对这句话，我最初不甚明了。这个被周围人称作“大冯”的人，忧郁而深邃的眼神叫我无法解读：他为什么非得把书桌搬到田野里，十多年如一日，置身于民间

文化保护的战役？

当然，他并不是一直忧郁的——每当挽救一片街区、一幢古建，每当寻访到一位身怀绝技的老艺人，每当记录下濒临遗散的口头记忆，也会眉开眼笑。但笑意只是一瞬，而后转身，留给我们的依旧是那个背影：他在风车前执起长矛，朝夕舞动，四季无休，即使是一米九二的魁梧体魄也显得身单力薄。

这两年，我跟他日益熟络，越来越不愿意放过他的每一次行踪以及每一部在田间挥就的作品。就在5月初他访问韩国期间，我们也每天通过短信进行交流，但震撼却不减当年：到底是何种质地的心胸，可以盛下那么多的远见、深忧、执著、坚韧、豪情和雅致？他到底走到了什么样的疆界，见识过什么样的美，那些美又是如何殒亡幻灭，以致这个作出那么多努力的男人，反而默默自责，怪罪自己的束手无策？既然我无法用有限的篇幅绘制出他从专业篮球运动员、画家、作家到文化保护者的种种精彩，那就说说这些年追踪到的他的一举一动吧，这难道不同样精彩吗？

三个电话速写大冯

安徽省石台县一幢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古茶馆，6月底被曝光即将装箱卖至瑞典。一月未满，局势陡转：原本并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茶馆，一路绿灯特事特办，被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文物，逃脱了“远嫁”异国的命运。当这一喜讯见诸媒体之时，我却透过行文，看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，以及故事里浸润的别样的辛酸和欣慰。而这一

切，与大冯的努力息息相关。只要撷取他与我之间的“三个电话”，以此作为速写用的炭笔，就能刻画出他的真性情和不变的理想——

6月29日上午11时 “我们竟这样自戕徽州文化！”

手机铃声响起，屏幕上显示的是“冯骥才”。我刚摁下接听键，“冯老师”三个字还没叫利索，那头就激动地问：“小江，你知不知道，皖南古徽道旁一处有200多年历史的茶馆快要被整体搬到瑞典去了？”

“是吗？这好啊！”可也就一秒钟的工夫，我回过神来了，补充道：“这件事情本身不好，但值得说一说，所以我就说好了。”

这显然已铸成小错，那头哭笑不得：“我本来就已经很生气了，你还说好？气死了！我被你气死了！”

“这不，我赶紧改口还是被您揪住小辫子了。”

他应付着一乐，随后就气咻咻地嚷嚷开了：“居然仅仅凭借地方的一个手续，就把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贩卖掉了。还拿出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说它不是文物保护单位，可它难道不是我们共有的遗产吗？谁给他们这个权利了！为了金钱，我们竟这样挥霍、糟蹋、自戕我们的徽州文化！”

他的声音异常激越，仿佛要刺破耳膜，即使将手机稍稍放远，字字句句也同样掷地有声。这般讨檄将我的情绪迅速点燃，五分钟后，待他话音刚落，我说：“我想立即去一趟天津会会您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一向很积极。我下午会给你打电话定见面时间。来之前，你先上网查询关于‘老茶馆‘远嫁’瑞典’的资料。”随后他火急火燎挂了电话。

我坐在电脑前，按他的要求查询资料。事情源于今年6月初，瑞典一位仿古商船的商务经理来到安徽石台县考察，对古老的徽州文化、茶文化赞不绝口，并萌发奇想，计划将古徽道旁一处有200多年历史的徽州老茶馆整体搬迁到瑞典哥德堡市。石台县有关部门称这幢古建筑不属于当地文物保护单位，已经同意将它“远嫁”。目前，古茶馆的拆卸工作已在准备之中……

这一做法引发了两种声音：反对者认为这是严重破坏文物的短视做法，徽州老茶馆所散发的地方文化魅力只可能属于中国，属于徽州，一旦搬到瑞典，只能成为一件奇异的舶来品；赞成者认为这不仅提升了当地知名度，宣传了本土文化，也可看做是文物“异地保护”的又一尝试。

但随着我的进一步查询，我的心隐隐有些发凉。这居然是有先例的！此前，皖南休宁县黄村的古民居“荫馀堂”经过七年多的策划、施工，于2003年搬迁至美国的埃塞克斯博物馆内。当“荫馀堂”在国外大放异彩时，国内却准备用上千万元在原址上重建一座“荫馀堂”。这样的结局，让人感叹不已。三年后的今天，历史却再度重演，钻的竟然还是文物保护法规的同一漏洞！

任何人都不难预见，接下来应该就是梁柱牌匾被装入集装箱漂泊出海的镜头。我不禁有点悲戚，想起大冯在所著《民间灵气》中说到曾为挽救海河两岸历史遗存而游说，以至口干舌燥，但面对的依旧是直怔怔的眼神。

然而，大冯对这样的先例肯定是不管不顾的。他那激愤的声音，这会儿说不定又响在另一个人的手机里，而这个人一定是大冯认为可以帮助他一同呼吁的。

6月29日下午5时 “我的心电图出了点问题”

整个下午，我都在等大冯的电话，有点心焦。

终于，电话盼来了，我的嘴角刚因喜悦弯出一道弧度，就马上僵住了，因为分明听到大冯在说：“本打算明天让你来天津的，现在看来不行了。体检结果刚刚出来，我的心电图出了点问题。”这一音调，比起上午低了很多分贝。

“怎么会？您觉出有什么不舒服吗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但觉得很累。”

“以前体检有迹象吗？”

“过去一直正常。这次颈椎出了点问题，因此在做心电图检查时不能躺着，只能坐着。心电图异常或许是这个原因吧。”
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“建议我再到几个大医院做一下复查，听听专家的意见，我明天就准备干这事。大伙都关照我平时一定要多休息。”

但他停得下来么？自打1994年为保护天津老城奔走呼吁开始，大冯一直在为文化保护事业透支自己的体力。以至于6月21日那天去人民大会堂参加“《中国民间剪纸集成》示范本‘蔚县卷’首发仪式”时，有一个记者同行指着主席台上的大冯悄声问我：“你不觉得冯骥才这些年苍老了很多吗？”我这才惊觉，比起五年前初识时的样子，他的眼角和眼袋真是耷拉得厉害。而最近这阵子尤其多灾多难：先是颈椎不适；然后是手被扎伤，无法在电脑前工作；现在，心电图又不正常。这不禁让我心生感慨，这个一度自我评价“非常强壮”的男人，除了身高，恐怕再难让人联想到他当年是何等出色的篮球运动员，身手矫健，能像迈克尔·乔丹那样拔地而起，进行空中大扣篮。

我只能安慰他：“您太着急了，太容易激动了——就像上午，您的声音震得我耳朵生疼。”

他呵呵地乐开了。我继续说：“您以后放宽心，让我们帮您呐喊吧。您该去画画，有好长时间没有画画了吧？”

“有段时间没动画笔了，是该画画了。”随后是一段沉默。或许我们都心知肚明，这只是很难实践的美好愿望。一如对待他爱极了的写作，有几个长篇小说的构思一直把他折磨得很难受，但无法找到时间宣泄至笔端。他曾经自问：“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我选择什么？我是不是此生注定要守候在民间了？”他在所著的《思想者独行》中，似乎作了回答：“不管是风风火火抢救一片在推土机前颤抖着的历史街区，还是孤寂地踏入田野深处寻觅历史文明的活化石，唯有此时，可以同时感受到行动的意义和思想的力量。”又如他在《民间灵气》中所说：“我不能在稿纸上停留太久。我必须返回到田野里，因为我要做的事远远比我重要。”

7月20日上午11时 “古茶馆在半路被截了回来”

白纸黑字的契约，让徽州古茶馆“远嫁”瑞典的命运似成定局；而节骨眼上，试图力挽狂澜的大冯又因心电图异常不免神伤。那天过后的第一个周末，他开始去天津的一些大医院复查。我心存挂念，隔三岔五地打电话过去询问近况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并无大恙，但必须听从医生的建议，不能再过度操劳。

近一个月来，我又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两个活动，果然未见大冯的身影。按过去常情，他一般会在类似场合现身，而我也总是一半公事、一半私交地去捧场。但自从得知他心电图不太正常以

后，我倒宁愿他在家调养。他是该好好歇一歇。

7月20日上午11时，我又拨通他的电话。他的声音平静中透着喜悦和骄傲：“小江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：徽州古茶馆在半路上被截了回来。”这样的转机令我惊讶不已。

原来，即使身体不适或疲倦，大冯依旧在牵记着这座古茶馆。他不仅找媒体的朋友一同呼吁，同时还打电话到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力陈利弊：“虽然有先例，但如果不能赶紧刹车，还会有很多古民居被仿效出卖，我们最终会被历史判定为罪人！”他的建议很快被采纳。按原计划，古茶馆将在今年8月被卖到瑞典，缘于大冯的呼吁，政府有关部门特事特办，对古茶馆的文物价值进行鉴定，这一古建筑被认定为文物，逃脱了被卖到海外的命运。

“你们都在帮我。”大冯颇有一种遇知音的欣慰，“文化部的朋友知道我心脏不好，反复关照我别着急，事情由他们帮着办。”这时候，我找到了他永不放弃的另一条理由：他并不孤单，总有些志同道合者，伴他左右。

老津城：自费考察救古迹

我沾过大冯一次光，“省”了一次打车费。

那是前年春节过后，我去天津参加他的一个活动。一位天津“的哥”非得免去我的车资，若要强给，还跟我急：“你只要帮我传一句话就行：谢谢他赞成大家放鞭炮，天津的年味儿才这样浓！”

天津的老百姓感谢他，远非仅此！当他们骄傲地谈起在推土机面

前幸存下来的老城区时，大冯更被套上了英雄的光环。

1994年，大冯在报纸上看到了天津市要大规模铲除老城、改建新城的消息。这意味着拥有着六万年历史的天津城、义和团重要的塘口、五四运动的遗址，包括中国最早的电报局，还有地域文化里面数不尽的财富都将灰飞烟灭了。大冯急了，“所以当时我就自己拿出一笔稿费来，请了七八十个人，有历史学家，有建筑师，把整个老城考察了一遍，然后全部都拍下来。那次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，拍了三万多张片子，然后，择出2000张印成画册。从市委书记、市长开始，到各局局长，每个人送一本。最终，我们的努力有了结果，天津市委决定留下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。”

天津的老百姓对大冯有情有义，而大冯也对这段经历怀有“感恩”的情愫：“它让我的足尖有了方向感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我觉得应该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挽救我们自己的文化。以致后来做到全国，直到21世纪初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”

2003年2月18日，大冯倡导发起了“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”。此工程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施项目，计划历时十年，用文字、录音、摄影、摄像等现代技术立体地记录中国民间文化，还将大批搜集和收藏中国民俗代表性实物，建立中国民俗图文资料数据库，命名一批文艺之乡，确定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一批非物质遗产代表作。

去年年初，该工程启动编纂“中国民间四库全书”，即《中国民间故事全书》《中国歌谣全书》《中国谚语俗语全书》和《中国民间史诗叙事诗全书》四套书籍。均采用按县分类方式，原则上每县一卷，小部分将两县一卷，每卷30万字左右。目前，全国共有2800余县，

如此计算，“四库全书”的总卷本有近万之多，总数字约8亿4000万，属当今世界最大的编纂工程。

古画版：冷风骤雨得抢救

2003年10月12日，一想起这个日子，即使炎炎夏日也会浑身一凛——河北武强30年来罕见的冷风急雨折断伞骨，每一个出现在武强县旧城村年画古版抢救现场的人，冻得嘴唇青紫，周身筛糠似的抖动，身上的雨水顺到雨靴里。

只有大冯没穿雨靴。他的脚太大，比县里为我们准备的最大号的雨靴还大出足足五公分，只能拿两个塑料袋套在鞋子上。但哪里管用，泥浆分明渗了进去，弥漫鞋面，浸渍裤腿，因此比任何人都狼狈。但他却自我解嘲：“大家都说我是丐帮的首领。”

因为没带换洗的外套，我几乎用体温熨干了身上的衣服，虽说体质一向不错，但还是发起高烧。当晚回京，大冯跟我们不是一个车，我是从后来他的回忆文章中知道回程时他的概况的：“车子竟无端熄火，必须众人一齐推车助力，才能发动，但走不多远又熄火停车。于是大家一次次去推，个个浑身被冷雨浇透，鞋子灌成水娄。以致到了青县一家乡村饭店烤火与喝姜汤时还冻得发抖……”

可当大冯回到家中，打开根据抢救下来的古画版重新印刷的年画《三鱼争月》，即刻满心欢喜，种种辛劳，一扫而空。此次抢救，一共救下包括《三鱼争月》在内的年画古版159块。经专家鉴定：有6块画版刻于清同治年间，其余大多为民国时期木版；保存完好的为55

块，另 104 块因时代久远而图案缺损。目前，全国发掘保存下的年画古版为数不多，此次在武强惊现的这批年画古版，属一次性古版发掘数量之最。

这些宝贝被密藏在村民贾振邦家的老房屋顶上，是 1963 年洪水后，贾振邦的父亲贾增起在重新盖房时铺在屋顶上保存下来的。中国民协发起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后，贾振邦自愿将这批画版捐赠给国家。不料文物贩子打探到消息，准备把它们搞到手，当地政府为防止出现纰漏，干脆派人去看守这座废弃已久、空无人居的老宅。

抢救当日，数十家媒体记者、十多位专家和数百县民、村民闻讯赶赴现场。面对毫无征兆的风雨，唯有冯骥才仍在犹豫——出于保护古版的目的，他提出将抢救的日子挪后，但似乎又没有退路。直到县政府许下军令状：“确保古版不遭受雨淋！确保现场所有人员的安全！”大冯才神色庄重地点点头。

雪绒花：空中草原现芳踪

电影《音乐之声》主题曲的《雪绒花》，让这种花的名儿传遍天下，但又有几人见过它呢？它只生长在海拔 2100 米以上的高山或干旱草原上，十分珍稀，再加纯洁的色彩、高贵的造型、不惧强烈日照和严寒的品格，因而被奥地利、瑞士、芬兰等国家尊奉为“国花”。

中国有没有雪绒花？2003 年秋天的一次考察，冯骥才偶然发现，河北蔚县南郊 2100 多米海拔的“空中草原”开满了雪绒花，而蔚县人世世代代将这种花称作火绒蒿，全然不知它竟是世界名花。